

不卷刃的钢钎

工程兵短篇小说集



目 录

向 导	王耀成(1)
不眠的窗口	邵长波 王 忠(16)
不卷刃的钢钎	钟 波(35)
代 表	杨德田(59)
高度负责	高 歌(72)
山里红	陈浣国(84)
接 班	杨兴旺(101)
马达轰鸣	丹 兵(119)
柿子红了	恪 牛(132)
红石山中	朱秉龙(142)

向 导

王 耀 成

一

记不清攀过了多少座山，越过了多少道岭，我们的队伍长途行军向着大别山区的腹地挺进：

行军已是第八天了，想到今天就要到剑河，两条腿越走越有劲，四十里路不知不觉就抛在了身后，现在只剩下二十里了。我心里象灌满了蜜似的甜；战士们也都是嘴唇包不住牙齿，个个喜滋滋的。

“同志们加油！快到‘老家’啰！”谁喊了一声，立即引起大家热烈的反响。

啊，快到“老家”了！我全身好象流遍一股暖流，心头奔跳着激动的浪花。我们一连是大别山区生、大别山区长的老连队啊！虽然当年的老战士如今都已离开了连队，但是他们和山区人民并肩战斗的故事却一代传给一代。当年大别山的群山、丛林就是连队出没自如的海洋；整个大别山区就是子弟兵可爱的家乡。眼看就要回到阔别多年的老

家，就要见到老苏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心情怎么能平静呢！

然而，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何止这些！

半月前，老连长调走了；上级一道命令，他的担子就交给了我。我刚当连长不久，部队就开始野营拉练。这时候，偏偏指导员不在家，支委会决定让我抓行军组织、政治动员工作，真是刚学理发就碰上个络腮胡。面对千里征途，怎样带着这全连战士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转向、不迷航地前进呢？为这事，我几夜睡不安，感到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七天过去了。在大别山区，真是一村一堂传统课；时间不长，收获不小。我带着部队既磨了脚板，又练了思想，第一步顺利地迈出去了，怎不叫人高兴！况且，到了剑河——这个连队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一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受到更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又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美滋滋地想，兴冲冲地走，不多时，部队又攀上一座山头；稍事休息，一个急行军，直向剑河插去。

傍晚，锣鼓声引着我们来到了剑河村头。离着老远，男女老少就都迎上来了。一棵古松下，锣声密，鼓点紧。走近看时，擂大鼓的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大爷。大爷精神抖擞，双目炯炯有神，古铜色的脸膛下，一绺长须被风拂动，泛着银光。好气派！站在那里，恰似身旁的劲松一般。

猛然间，老大爷双捶一举，煞住了鼓点。他急步上

前，一个个地端详着战士们，似在找寻相识的人。

我领悟了老人的心情，大步跨上去，紧紧握着大爷的手说：

“大爷，我们老一连回来了！”

“啊，回来啦！”大爷激动得颤声自语着，忽而又高声喊起来：“老一连回来啦！老八路回来啦！”两行热泪簌簌落下，滴在我的手上。老人和我两人的泪水流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他的，哪是我的了。

“老八路回来了！”亲人见了亲人面，贴心的话儿说不完。这些年来，不单是我们在惦念着乡亲们，乡亲们更是时刻在盼着我们哪！

小伙子们早憋不住了，跳着笑着动手就夺背包。沉着的老年人也不沉着啦，生怕“客人”被抢走，拉过大队、公社干部，要他们赶快分派房子；有的还以老房东的资格，一次一次地申述着二班该住张家，五班该住李家的理由。看那热乎劲，谁都想拉上一个班就走。

擂鼓的大爷紧紧地拉着我，当众宣布：“大伙听着，连部嘛还是安在我家，谁也不许抢！”他这一宣布，引起了军民们的一片欢笑，多少人笑眼中滚着泪花，整个村镇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中……

二

队伍驻下后，我到各班排的住房转了转，天已落黑了。年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虎生同志，一边向我介绍社

情，一边领我往擂鼓的老大爷家走。经他介绍，知道擂鼓的老人叫茂松大爷。大爷有三个儿子：老大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老二、老三还在部队，都是出色的指挥员了。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从虎生的介绍中，我还知道茂松大爷是位极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同志。人们尊敬他，不单是因为他的党龄比一般干部的岁数大；也不单是他一家对革命的贡献大；而是因为他年龄虽高，继续革命的步伐却越迈越大。

“大爷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我问虎生同志。

“岁数大了，又负过伤，党委没给他安排职务。”虎生说，“不过，民兵整顿后，他硬是要回了他的三八大盖，当了民兵‘顾问’，群众还送了他一个职务：‘总管委员’。”

“总管委员？”

“对。”虎生解释道，“因为他什么都要管。大爷他自己说，凡与革命利益有关的都要管。几个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学生说：‘哈，我们茂松大爷简直成了总管委员啦。’从此这名儿就传开了。”

说着，就到了茂松大爷家。两位老人早就帮着通讯员把南屋收拾好了。我们一进门，大娘就沏上了香喷喷的热茶。我下意识地打量着大爷，越发觉得他魁伟高大。心想：他额头、眼角的每道皱纹，或许都刻着一段斗争的历史哩！

不一会，大娘端来一盆热水，又递过一条毛巾。大爷象对自己的孩子似地吩咐我：“洗了脸，烫了脚，工作处理好就早早休息。”

虎生同志有事告辞要走，被大爷叫住了：

“虎生，听说你要买自行车，是不是？”

“是的，大爷。”

“你不是有辆旧的么？”

“咳，老掉牙了，尽抛锚！”

“嗨，路宽了，平了，脚也变娇了！”大爷语气虽然平静，却显得有些严厉。

“嗨嗨，大爷说到哪里去了。”虎生笑笑分辩道，“十天半月要上区县开会，三天两头要往底下跑，再说……”

“再说，职位也高了，名气也大了，眼睛也高了，是不是？”大爷的批评尖锐得很。好在虎生这个烈士的儿子，正是在大爷严父般的“敲打”下成长起来的，经得住这尖锐的批评。

“以前是怎么过来的？”

“……”虎生脸红了，语塞了。他不好意思地瞟了我一眼，那眼光似乎说：“瞧！这‘总管委员’厉害吧！”

大爷缓和了口气：“虎生啊，如今你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头头！仔细想想，到底是工作需要还是什么需要。”他送虎生到门口，忽而又折转身，到里屋拿出一支手电筒：“拿着，好好照着走，小心摔跤！”虎生感激地说了声“我又不是小孩子！”调皮地笑笑，接过电筒去了。

待大爷回到灯前，我才发现，他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啊！刚才那副严肃的神态早消失了。好象批评是批评，关心是关心，变成了两个人。

晚上，我开罢了连务会，布置好明天的工作，就休息了；可总是不容易入睡。进村以来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象是在放新闻纪录片，一幕一幕地闪现在脑际。“总管委员”，“凡与革命利益有关的都要管”……虎生的话又在耳边响着。

迷糊间，隔壁传来了大爷和大娘的说话声：

“……虎生也不是小孩子了，还动不动就批评他！真是……”

“好树也要勤打杈，不打杈成不了材。不是小孩了，你说得对，可是要求更该严！”

“他一年到头东跑西颠的，买个车子也说得过去！你不疼他，我疼！”

“我不疼？浇树要浇根！你说他买车子当真都是工作需要吗？”

“……”

“不是的！公社的名儿在报上登了，广播里响了，他说话也大气了，走起来光抬头看天不看路了，说是旧自行车该‘退休’了，不象样啦。你听听！你光知道疼他疼他的，你是害他！”

“哟，你这个‘总管委员’又管起我来了。”

“只要和路线搭边的事，我都要管。”

听到这里，我心里亮堂了。大爷对虎生的批评和关心，不仅是出于对革命干部的爱护，而是出于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爱。我被大爷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三

根据原定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部队来到地头，和贫下中农一道参加修建大寨田的战斗。

时令已是隆冬，本是一年之中稍有余暇的“冬闲”时节。可是剑河的贫下中农豪迈地说，执行毛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农业学大寨”的革命路线，那能有“闲”的时候？硬是把“冬闲”变成了“冬忙”。这次助民劳动，实在是向老苏区的人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

虎生同志带着公社革委会的干部也参加了劳动。在一起挑土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他的扁担与众不同，拿过来一掂，还格外沉，特别是上面那“为革命挑重担”六个字吸引了我。虎生见我望着他的扁担，就对我说：“这扁担不错吧？二百五也压不弯呢！”又指了指前面：“我们每个常委都有一条，这叫‘防修扁担’！”

我留神细看，果然是，九根扁担都是一样规格的。

“上级还发扁担啊？”

“不，送的！”

“谁送的？”

“‘总管委员’！”

哦，茂松大爷！我心里掂量着这扁担的分量，咀嚼着上面的六个字。休息时，虎生便对我讲起了“防修扁担”的故事：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九大”的强劲东风吹遍了大

别山区，剑河公社革命委员会即将诞生了！这是个多么鼓舞人心的喜事啊！

虎生，这个年轻的群众代表，当他即将走上领导岗位时，这一夜他太激动了：党把这样一副担子交给自己，能挑得起吗？自己年纪轻，经验少，农林牧副，心中无数，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呢？虎生睡不着，索性翻身起床，找他的入党介绍人茂松大爷去了。

这一夜，茂松大爷更是思绪万端，感慨倍至。象当年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诞生一样，象十年前成立人民公社一样，对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茂松大爷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感情。革命政权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出来的，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巩固起来的。对这些他感受十分深刻。胜利的喜悦，以往不平常的岁月，使得他激动异常。

虎生推门进来时，茂松大爷正在灯下认真地擦拭伴随他多年的老三八大盖，身边还放着毛主席著作和一个笔记本，在这以前他已经学习很久了。一见虎生那急切的目光，大爷自然明白他的心情。眼看着自己亲手栽培的松树已成材，要作栋梁用了，他有多少话要说呀。但他只是重重地拍了一下虎生的肩，不言不语地出门找他的老伙伴们去了……

大家盼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喜庆的锣鼓响个不停，强烈地渲染着节日的气氛。牌子上的红绸揭去了，

“革命委员会”几个灼红耀眼的大字，激起了人们的心潮：贫下中农把自己的心意和希望一笔一划地写在大红纸上，十分认真地交到负责人的手上。

这时，人群中挤过来掂着枪的茂松大爷。他和几个老人送上了他们的礼物：九条青冈木扁担。在一片掌声中，茂松大爷心头翻腾着胜利的喜悦，眼里滚动着激情的泪花，喉头冲出火一般的话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什么国民党反动派，刘少奇一类骗子，都被我们斗倒了。没有别的礼物，就只九根扁担；没有别的心愿，就只盼把贫下中农委托给你们的担子挑起来，为革命掌好权！别看扁担小，它能挑千斤；记着不要脱离群众，希望你们用这扁担多参加劳动，它能防修！”

虎生代表九个常委接过扁担，心头铭记着革命老一辈的嘱托。会后立即召开了革委会第一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作出了关于公社干部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第一个决定。从此，这“防修扁担”就成了革委会成员的一件宝，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成了他们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改造世界观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革委会的同志觉得肩上担子不轻，但有象茂松大爷这样的广

大贫下中农的爱护和支持，他们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迈开步子去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心里很不平静。茂松大爷在战争年代里，为了夺过来印把子流血负伤，大儿子牺牲了，不流泪不悲伤，又把二儿子送上前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而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呕心沥血保卫革命政权。我从茂松大爷身上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我想，我们年纪轻轻的，还不应当挺起胸膛挑起党交给我们的担子吗？想起自己刚当连长时的重重忧虑，我脸红了，自愧了……

四

到剑河的第四天，想起明天就要踏上新的征途，准备去找虎生同志联系向导。忽听虎生正在大爷家北屋里说话，我推门进屋，见茂松大爷正在教虎生打草鞋，旁边已放着好几双。我打了招呼，随手拣起一双来看。这草鞋我先前没看到过，并不是草编的，但打得很结实好看。大爷说这种鞋既软和又耐磨，最适宜爬山挑担。见这一老一少，一个耐心地教，一个认真地学，我心里想：这个“总管委员”，还管教打草鞋呢！

我和虎生谈了请向导的事情。他正盘算着，却听大爷说：“你这不是守着井台叫口渴吗？我这个老向导你们忘了！”

我忙说：“您年纪大了，不方便吧！”

“说得不客气些，我当向导时，你们还在吃奶呢！老了？老马识途嘛！”

见大爷执意要去，虎生只得同意。我虽然怕大爷吃不消，心里却想，有这样一个老向导，正是求之不得呢！

向导联系妥了，我便坐在一旁，看着打草鞋。

“想通了吧。眼下群众都穿这种鞋，你们当干部的穿上它，就更合适。”见虎生点点头，大爷又继续打他的草鞋。“等到群众都买上自行车了，你不买，大爷也给你买上。”虎生乐了。

呵，大爷打草鞋是有用意的：教育虎生不要脱离群众，用草鞋代替自行车。

大爷见我对草鞋很感兴趣，便问我：

“你知道这叫什么鞋吗？”见我答不上，便自己答道：“这叫‘革命鞋’！”

“革命鞋！”没想到它还有这样响亮的名子。

大爷停下手，说：“当年你们一连的同志们在这里打游击，碰到吃不上粮食的时候，就挖点葛根，砸出粉来，加把野菜熬熬，喝了照样打鬼子。”他指了指打好的草鞋，“喏，砸过粉的葛根就是这东西，用它打草鞋最好。那时候别说自行车，连布鞋都穿不上！不管行军打仗，大伙都穿着它。别看不起它，穿着它跟毛主席闹革命，照样一步没拉下！”说着拿起一只套在脚上试，“打那以后，它就得了个‘革命鞋’的名称。”

听到这里，联系第一天晚上大爷的话，我才真正领会了大爷不让虎生买自行车，是怕他在成绩面前骄傲起来，怕他脱离群众，要他穿着“革命鞋”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对过去有的干部从脱离群众开始，一步一步滑向资本主义道上去，茂松大爷是耳闻目睹的，他要在这个关键的地方扶虎生一把，让他走上正路。

我激动地说：“大爷，你的‘防修扁担’对我们教育很大呀！”

谁知大爷听了我的话，象触动了什么心事似地说：“快别夸了，我过去差点儿上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当。这些家伙天天开口是权，闭口是权，光是权权权，就是不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而是念着‘权’字经来夺权，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大爷稍停片刻，接着又说：

“当时，我也光想着权了，心想：旧社会我们苦，就苦在穷人手中没有印把子。我们跟着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夺回印把子。所以，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我和老哥们一商量，说送几根扁担最能代表着我们的心意……现在我明白了，路线是个根本，路线正确，没有枪会有枪，没有权会有权。”

说到这里，大爷指着墙上一行大字：

“毛主席说得好，‘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权重要，路线更重要！”大爷风趣地说：“对这一点，我这个当向导的最有体会。路走错了，越走越

远：要是你骑上自行车，骑得越快，就错得更远了。”

“大爷，我认识到了！”虎生说。

大爷说：“你也使我认识到了，光送你们一根扁担，不够哇！”

我琢磨着大爷的话，看着打好的一堆草鞋，恍然大悟：“您又准备送礼物了？”

虎生说：“这是‘总管委员’给我们送的第二件宝！”

“哈哈！”大爷爽朗地笑了。他把其中的一双递给我，“还有你的一双。挑着革命担，穿着‘革命鞋’，不偏不歪地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就放心了。”

我郑重地接过这件珍贵的礼物，把它揣在怀里。从“防修扁担”到“革命鞋”，我看到了一个革命老前辈，一个普通的老贫农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我一把握住大爷的手：“您真是个好向导啊！”猛然，我想起来了：不是还有不少战士认为‘过去苦是因为没有权，如今有了权，就不会再受苦’了吗？于是我几步冲出门外，对通讯员说：“快通知各排集合！”虎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怎么回事？”

我大声说：“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嘛，请茂松大爷给我们上堂路线教育课！”……

五

一阵急促的集合号响过后，部队告辞了贫下中农，浩浩荡荡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我们的向导——茂松大爷打着绑腿，背着擦得锃亮的大枪，健步走在队前，领着我们走在当年先辈们留下脚印的路上。出了村口，只见虎生同志正带着社员们上工，他用那根“防修扁担”挑着筐子，脚穿草鞋，显得更加朝气蓬勃

勃。

过了一座小山，剑河渐渐看不见了，但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剑河的贫下中农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鞭策。特别是茂松大爷，这棵无产阶级专政的栋梁松，这个给我们青年人领路的好向导，给了我这个新任连长以最需要的东西。走着走着，我心里渐渐踏实了。半个月前的那种不安的心情消失了，因为我懂得了：只要象茂松大爷那样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再大的风沙骇浪也迷不了路，转不了向！

中午，翻过了最高最险的主峰，我拉住了茂松大爷的手说：“前面的路我们自己能走，您老放心吧！”

大爷慈祥地望着战士们，点点头，又仔细地介绍了前面的地形，临末，嘱咐道：“再来啊！别忘了你大爷！”我拍拍背包说：“怎能忘得了？一看到这双‘革命鞋’，我们就会想起您这位老向导！”告别了大爷，我大声命令：

“继续前进！”